



海男文集·长篇小说卷

县城

海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海男文集·长篇小说卷



县城

海男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县城: 长篇小说卷 / 海男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8
(海男文集)
ISBN 978-7-222-17279-1

I. ①县…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6987号

责任编辑: 文艺蓓 刘 焰 姚实名

创意设计:  人合圖文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洪中丽

XIANCHENG

县城 (长篇小说卷)

海男 著 封面插图/海男 海男肖像: 陈婉清/绘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号 ISBN 978-7-222-17279-1

定价 49.00元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 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海男，女，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曾获 1996 年刘丽安诗歌奖、中国新时期十大女诗人殊荣奖、2005 年《诗歌报》年度诗人奖、2008 年《诗歌月刊》实力派诗人奖、2009 年荣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14 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已出版《男人传》《女人传》等作品 80 余部。现为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西南联大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饶 卫	蒋永文		
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闻黎明	何伟全	张 玮	
	安学斌	刘 坚		
编委会副主任：	殷国聪	崔汝贤		
编委：	杨顺清	杨 洪	何 斌	陈 新
	郑勤红	张绍宗	尚 云	李永明
	殷国聪	崔汝贤	李红英	胡 彦
	邹建达	包云燕	张曼菱	李光荣
	谢 泳	谢本书	杨绍军	戴美政
	吴宝璋	余 斌	朱端强	余嘉华
	陈朝慧	杨立德	于 坚	海 男
	朱 曦	高建国		

目 录

上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001

中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41

下部：

二十一世纪初期 /281



上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我交代着属于我和其他人的县城，我向你诚挚地坦言在这人性交织的县城里，那些从热烈或冰冷的胸部，从烈火中发出的一种甜美的、沉闷的呻吟。然后，我用我自己的母语开始向你讲故事。很显然，故事应详细地从县城的电影院开始讲述，准确地说应从穿喇叭裤开始讲起。

1

湿润的春天降临时，我终于十八岁了。昨天晚上我从县城南街取走了一条刚缝纫好的喇叭裤。那里住着上海裁缝一家人，年轻的上海裁缝大约二十八岁。二十多天前他率领他年轻的上海妻子和一个孩子来到了县城。他带来了喇叭裤。因为他和他年轻的妻子都穿喇叭裤。这太新鲜了也太激动了。县城的年轻人都在公开地或悄悄地传播上海夫妇穿喇叭裤进入县城的场景。他们是搭长途货车进入县城的，那时候不是每天都有来往省城的客车，大约每十天有一趟客车往返于省城之间。那些没有耐心等待的人会搭上货车到省城。开货车的驾驶员在那个时代都很时髦，他们穿上工装裤子，朝你微笑时，你的身体仿佛在磁场中燃烧。我曾经在私下幻想，它们来自现实的力量，如果我到省城我一定会搭上一辆货车，我听说那些车身很长的货车

源自一个很遥远的国家波兰。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波兰是一个谜，是地图上的波兰。那时波兰并不会让我想起肖邦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肖邦是谁。旋转是迷人的，然而它不是波兰的肖邦给予我的，它从县城的一口老水井中荡漾出纯净的旋律。每天我都会看见年龄大一些的人们到水井边打水，他们认为自来水没有甜味，因为自来水始终弥漫着一种漂白粉的味道。

上海裁缝夫妇带着孩子从一辆笨重的货车上下来时，他们穿着大喇叭裤经过了县城的一条街道。那时候，那些坐在街头小巷晒太阳的人、卷纸烟的人、晒衣服的人都抬起了头，谁也没有想到喇叭裤从这一刻开始对一种古老的裁缝技艺开始了对抗，甚至慢慢地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摧毁。很快，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都不再到老县城的缝纫铺里做衣服了。

我也许不是第一个请上海裁缝做喇叭裤的，然而，我也许是第三或者第四个，沐浴着灿烂的阳光站在县城的南街八十号，以一种好奇的、羞涩的力量脱口说出了我的愿望。年轻的上海裁缝开始为我量臀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喇叭裤最为重要的是臀部，它必须紧紧地、恰到好处地束住臀部，让臀部的线条完美地显露出来。其次是足部、大腿部，喇叭裤的裤型类似县城山坡上在春夏之间怒放的那些喇叭花。走出裁缝铺以后，我就每天计算着时间过日子，那时候我为觉得度过二十天似乎是艰难的，我做梦都在梦见我已经穿上喇叭裤去看电影。

毫无疑问，看电影是我那个时期最为美好的现实，十八岁的我整日在敲击着一架古老的打字机，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参加工作的。总之，我就那样到防疫站报到了，单位领导把一间办公室交给了我，里面有一台打字机和一盒盒的打印纸，散发出油墨的香味。单位领导对我说：“你一定要尽快学会打字，我们的文件很多的，文件送上来必须尽快完成。”就这样，年仅十八岁，我已经有了单位。然而，有了单位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喇叭裤的年龄。我想，我一定是整座县城第三个穿上喇叭裤的女孩子。

所以，我穿上喇叭裤的那天早晨就经过了电影院门口，太好了，墙上的海报已经出来了，就在我步行到县防疫站的时候，七点半钟海报就出来了，我看见了令我激动的一

幕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我的心跳动着，我在上初中时就看过这部书，当时，因为学校规定不许看黄色书籍。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连黄色书籍都看不到，根本就看不到图书。我之所以看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与我哥哥有关系，我哥哥年长我三岁，如今是照相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哥哥是最后的一批知青，在农村待了一年半以后，就携带着一圈行李开着村里的手扶拖拉机回到了县城，那辆手扶拖拉机伴随哥哥在县城外一百八十公里的一座小乡村度过了一年半的知青生涯。哥哥回城的那天，似乎是我们一家人的节日，母亲忙着杀鸡，父亲不在家，他是采购员，他永远缺席着，姐姐在谈恋爱，她的男友在县城外的一座小镇上当个小官。因而恰好姐姐到小镇去了，我不知道姐姐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总看不到姐姐的笑容，但也看不见姐姐在哭。她总是三天两头地奔往小镇看她的男友，其次是我的小弟弟，他才十五岁，正在念初三。

我独自一个人穿过了县城的街道，来到了城门口迎着我的哥哥，就是通过他，我有机会读到了那一时期被称的“黄色书籍”，比如《小城春秋》《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我不知道哥哥是从哪里得到这类书的，哥

哥的朋友很多，正当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时，哥哥就到一百八十公里外的乡村插队落户去了。我很羡慕哥哥，我有一次曾经悄悄地搭上了一辆农用车，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一辆运猪车，我攀上了车厢，车就开动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就置身在那些黑色的猪之间，那些肥壮的猪不时地起着哄，我成了一个异物。然而猪并不咬噬我，也不赶我走，只是用它们的独特的声音围着我起哄。所以，当我从车厢下来时，我满身的猪味，此时，只有三公里就可以到我哥哥插队的乡村了。

走完了三公里，这是我生命旅程中最快乐的自由的三公里，田野上开满了油菜花，香喷喷的花香从微风中送至我的鼻前，被我呼吸着，简直是天堂一般的感觉。我走完了三公里，就看见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向我迎面开来，开拖拉机的就是我的哥哥。车里装满了一车猪粪和我身上的满身的猪味混在一起，不过，我发现旁边有一条小河，我站在小河边，两边是垂柳，我对哥哥说我想洗个澡，我身上全是猪的味道，让哥哥为我守候一下。哥哥坐在拖拉机上，为我做守护神，而我就脱光了衣服在河边垂柳的掩映下洗了一个澡。当我的裸体穿行在河底时，我的肌肤碰到了河

底的青苔，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触摸，使我几乎开始眩晕起来。

我上岸以后，猪的味道就从我肌肤游移开去，剩下的是一种残留在我身体上的一种纯青苔的味道。如果这种青苔味能永远地留在我的肌肤上，我想它会让世上任何一种香味，任何一种浓郁的香味黯然失去它们的生机。然而，它在我回县城的路上就已经被一阵炎热所蒸发掉了，我只在哥哥的身边停留了一个小时就离开了。因为哥哥要开着手扶拖拉机送猪粪到山坡上的梯田去，而我显得如此的多余。

我站在县城的城门口等来了哥哥，他竟然开着乡村的手扶拖拉机进了县城。那时候，我羡慕所有能开车的人，无论是开拖拉机的人，还是开大货车的人我都羡慕。因为开车的人让我充满了幻想，在幻想中，我似乎看见了从这里到别处的一种时空的变幻。

哥哥很快就参加了工作，被分到照相馆搞人像摄影。在之前，哥哥连相机都没有看见过。不过，哥哥有了职业，已经让全家人很高兴了，现在，除了小弟还在念书之外，我们三个人都工作了。大姐比我年长五岁，在供销社当售

货员，哥哥到了照相馆，而我在防疫站做打字员。

而此刻，我穿上了喇叭裤已经站在了电影院门口，我手里拿着两张票，一张是我自己的，另一张是给女友乔芬的。我们两个总是合着来看电影。乔芬是我的好朋友，她是同我一块参加工作的，现在在粮食局工作。我身上绷紧了那条橘红色的喇叭裤，也许太炫目了，当我提前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时，我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人们的目光。那些目光像冰雹一样无声地评判着我的喇叭裤。我知道，因为我是县城第三个穿喇叭裤的女孩子，而且我选择了橘红色。

站在供销社的柜台前选择布料时，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各种颜色的布。那时候，我的眼睛不会盯住黑色、红色、绿色，唯有橘红色使我心跳，使我的心房搏斗着、怒放着。若干年以后，我喜欢上了红色，后来又迷恋上了咖啡色、黑色。然而，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跟现在毫无关系。

所以，这橘红色太炫目了，引起人们评头论足。我耐着性子等待着乔芬，因为她不知道电影票的座位，我只有耐着性子等待。不管人们怎样评论我的喇叭裤，我那紧绷

着的臀部上的一团团橘红色，我都要等下去。

乔芬终于来了，她迟到了很长时间，我有些生气。由于她迟到，我不得不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等下去；由于她的迟到，我不得不让人们对我的橘红色喇叭裤评头论足。当我们沿着漆黑的电影院过道朝前走去时，一只手电筒从黑暗中射过来照着我们前行，我无意中看见了电影院中的一对男女，他们正在相互抚摸着膝头，他们似乎正在令人窒息地轻抚着对方。

我没有看到电影的开头，我还在生气，而在我旁边的一侧，隔着几个人，我竟然看见了哥哥的面孔，奇怪的是我站在电影院门口并没有看见哥哥的影子呀。也许当我站在电影门口之前他就已经进电影院了。哥哥旁边的位置空着，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顺着手电筒光走了过来，就在哥哥的旁边，她一坐下来，看电影的姿态就立即有了变化。之前，哥哥好像一直在盯着银幕，而当那个女人坐下以后，哥哥就开始盯着女人了。费了好大劲，我还是没有看清楚那个女人的脸，这对我来说好奇怪：与哥哥一块看电影的女人到底会是谁呢？令人奇怪的是电影即将结束时，那个女人却离开了，随即哥哥也跟着离开了，我看着两个座位